



洒俊这颜鲁公忠义之士故其

書六簿然不可私三顧草廬指

有隆中一對氣表何等逆字

王景略一見桓温便知其雄

世務識者已知其人之優劣惟

曾國藩

大传



哀精事但積重難返春白

人教人大學只是說

日用常行的話人能

則心之放者自

等字到子

讀書必



曾國藩

大傳

西後送顏魯公忠家之士如其

書三傳然不可不三顧草廬指

有陰中一符氣象何等從安

王景暉一見桓溫便知其雄談

其務識者已知其人之優劣惟

於靜詳窺之程之謂中有至

則宏又曰中有至則靜詳

人教人大學只是現

日用常行的話人能就

則心之放者自收昏者

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讀書必辨其詳細釋其章

句玩其詞求其意研精覃思

完全所難知平心靜氣以能其

自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大传 / 林乾, 迟云飞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428-9

I. ①曾… II. ①林…②迟… III. ①曾国藩(1811~1872)—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1988号

责任编辑: 徐文凯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李 博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525千字 开本680×1000毫米1/16 印张35.5 插页2

2011年5月北京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978-7-02-008428-9 定价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业农世家	1
一 但以箕裘承祖泽 / 1	
二 孝闻乡里的父亲 / 7	
三 性格刚毅的母亲 / 11	
四 曾门家法的传人 / 15	
第二章 跻身士林	19
一 惟楚有才 / 19	
二 陶澍与湖南经世派的崛起 / 24	
三 早年两知己 / 29	
四 曾门第一个进士 / 33	
第三章 锐意功名	37
一 圣贤英雄皆可为 / 37	
二 砥砺人生的师友 / 40	
三 改易品性的艰难历程 / 49	
四 得不到“炭敬”的穷翰林 / 57	
五 理学之外的经世学问 / 61	
第四章 走向高官	65
一 三十七岁的部级高官 / 65	
二 关庄巨变,厌恶官场 / 74	



曾国藩大传

- 三 高位不失书生本色 / 76
 - 四 署理部务,每日“自课八事” / 81
 - 五 陈民间疾苦,指皇帝缺失 / 85
- 第五章 团练大臣 90
- 一 不忍坐视桑梓之痛 / 90
 - 二 别开生面,赤地立新 / 95
 - 三 取法“戚家军” / 102
 - 四 精神训练与思想灌输 / 106
- 第六章 屡遭坎坷 115
- 一 越俎代庖,不避嫌怨 / 115
 - 二 群疑众谤,移师衡州 / 118
 - 三 筹办水师,意在长江 / 122
 - 四 营垒内部的矛盾 / 129
 - 五 潜龙在渊,四拒旨令 / 133
- 第七章 初试锋芒 140
- 一 传檄出师,“胜过百万兵” / 140
 - 二 出师不利,首次自杀 / 142
 - 三 咬牙立志,整军妙高峰 / 148
 - 四 左、胡相助,“引用一班正人” / 151
 - 五 攻取武汉,有功不赏 / 166
 - 六 言词激烈,重劾崇纶 / 173
 - 七 调和诸将,胡林翼抚鄂 / 176
 - 八 “东南大局,似有转机” / 179
- 第八章 困顿江西 183
- 一 兵败湖口,再次自杀 / 183
 - 二 惶惶终日,塔齐布之死 / 189

三	“闻春风之怒号，寸心欲碎” / 193	
四	仰食他人，艰难经营 / 196	
五	同年反目，参奏陈启迈 / 201	
六	罗泽南援鄂 / 205	
七	罗泽南之死 / 207	
八	蓄势待机，曾家军入赣 / 211	
第九章	一生三变	220
一	“家门有大故，游子心不安” / 220	
二	委曲心事，委军守制 / 224	
三	反躬自省，全无是处 / 230	
四	身在纯庐，心系军旅 / 236	
五	国需报销，为部费发愁 / 239	
六	追思先人，改葬父母 / 242	
七	朝野奏起，重返军营 / 245	
第十章	历尽艰辛	251
一	援浙援闽，均未成行 / 251	
二	三河惨败，精锐尽失 / 253	
三	磨砺人才，李鸿章入幕 / 259	
四	不去四川当“作客” / 263	
五	兵分四路，“办窃号之贼” / 266	
六	初战太湖，进围安庆 / 268	
七	署理江督，“天意岂有转乎” / 271	
第十一章	运筹帷幄	277
一	钦差大臣走稳着 / 277	
二	总督立规矩，政事新气象 / 281	
三	曾国藩大开口，左宗棠出山 / 286	
四	身困祁门，进退维谷 / 292	



- 五 应否“勤王”，左右为难 / 302
- 第十二章 攻取安庆 307
- 一 旋转之机，取势千里之外 / 307
 - 二 大战败英王 / 312
 - 三 人琴并亡，为胡林翼请功 / 318
 - 四 关注朝局，“虚望太隆” / 322
- 第十三章 天京城下 328
- 一 谋取江浙，别立淮军 / 328
 - 二 “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 334
 - 三 态度强硬，解散“阿思本舰队” / 337
 - 四 曾国荃孤军逼金陵 / 343
 - 五 惊心动魄的四十六天 / 347
- 第十四章 覆灭“天朝” 353
- 一 紧缩包围圈，围死金陵城 / 353
 - 二 凄风腥雨秦淮河 / 357
 - 三 杀李秀成之谜 / 361
 - 四 部属“劝进”，扑朔迷离 / 366
- 第十五章 功高自警 370
- 一 乱世功名，尤为难处 / 370
 - 二 推权让利，老庄学说最好 / 373
 - 三 韬光养晦，留淮裁湘 / 376
 - 四 曾、左龃龉，留百年谜底 / 382
 - 五 “重整河山”，勉力为之 / 385
- 第十六章 剿捻失败 393
- 一 僧王战死，奉旨平捻 / 393

二	万难迅速出征 / 396	
三	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 / 402	
四	降伏悍将,约法三章 / 404	
五	防河不成,师老无功 / 407	
六	疑谤丛集,求退图保全 / 409	
七	位高权重,难以息肩 / 415	
第十七章 倡办洋务		419
一	近逼卧榻,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419	
二	师夷长技以制夷 / 423	
三	设厂制造,“为中国自强之本” / 427	
四	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 / 437	
五	开历史先河与不可克复的矛盾 / 441	
第十八章 总督直隶		445
一	晋见慈禧,位列汉大臣之首 / 445	
二	改造绿营,兴办练军 / 451	
三	清理积案,整肃吏治 / 454	
四	兴修水利,防杜河患 / 458	
第十九章 办理教案		463
一	天津教案,震动朝野 / 463	
二	不吝一死,再立遗嘱 / 467	
三	左右为难,委曲求全 / 470	
四	谤议丛积,众矢之的 / 476	
五	曾国藩的外交方针 / 480	
六	怅惘无限,三任江督 / 488	
第二十章 不计毁誉		490
一	审定“刺马奇案” / 490	



曾国藩大传

- 二 整军经武,致力自强 / 493
 - 三 “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 496
 - 四 痛自刻责,期待“三不朽” / 502
 - 五 长逝金陵,生荣死亦哀 / 505
- 第二十一章 功业文章 512
- 一 经世求变,近代儒宗 / 512
 - 二 兵为将有,外重内轻 / 514
 - 三 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 / 521
 - 四 湖湘文化之传承 / 524
 - 五 青年毛泽东,“独服曾文正” / 530
- 第二十二章 是非成败 538
- 一 对曾国藩的评价 / 538
 - 二 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 540
 - 三 “献之则为元凶” / 544
 - 四 成功的军事家 / 546
 - 五 精神楷模 / 548
 - 六 毛泽东与蒋介石 / 552
 - 七 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 554
 - 八 港台学者的见解 / 555
 - 九 冯友兰先生的新观点 / 556

第一章 业农世家

一 但以箕裘承祖泽

梁启超在为李鸿章作传时，写的第一句话是，天下惟庸人无毁无誉。并说，以常人而论非常人，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因此也就经常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尤未定者。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曾国藩。

清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公元1808年。湘乡县南一百三十里外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山村新迁来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曾，全家十几口人，长者人称竟希公，年逾六十，白须飘逸，俨然仙者。

曾氏祖籍衡阳，世代业农，几百年间饥饱不均，难以摆脱贫困的生活。到了曾竟希的祖父曾元吉时，家业日渐发达。不仅在湘乡大界盖起了几处宅院，还在衡阳青定塘湾买了四十亩薄田。曾元吉年老时，将自己辛勤了一辈子所积累的家业，包括大界的宅院和土地，全部分给了子孙。仅留下衡阳的四十亩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届古稀的曾元吉病故。他的子孙们靠分得的家产，过着衣食无忧的温饱生活，仅靠出租土地的租金就能维持生计。嘉庆二年，为纪念惠及后人的曾元吉，曾氏族长召集族人，决定将一年的租金收益拿出来，在圳上购置祭田十亩，每年清明时节，前往祭祀。曾元吉在衡阳留下的四十亩田，不久也定为祀田。

曾元吉有六个儿子。次子曾辅臣，号辅庭，娶蒋氏为妻。比起上一辈



人,生活或者说生存的压力减轻了许多。曾辅臣分得一份家产,但不改勤俭劳作之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仅五十五岁的曾辅臣留下独子曾竟希撒手而去。

并不富裕的生活养成了曾竟希俭朴的作风。他有着农民的忠厚与朴实。在他晚年的时候,一家人迁到了白杨坪。

到白杨坪的第四年冬天,竟希老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一条巨蟒从天而降,先在宅堂里盘旋良久,随后又跃入内庭环绕一番。老人惊悸之余,正琢磨梦的吉凶,忽听家人报喜,说孙媳妇生了个男孩。竟希老人忙把儿孙们召来,把刚才的梦告诉了他们,并说:此乃祥兆,他日这个孩子必定光大我曾氏的门庭,你们要好生看护!

曾家的院子里原来有一株苍藤,形状妖娇屈蟠,与竟希老人所述巨蟒十分相像。从此,曾氏族人与远近乡人都把这株苍藤与这个孩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苍藤枝繁叶茂时,他就登科、升官,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连连取胜;苍藤如果枯槁凋零,他就会连交厄运,不是罢官革职,就是丁忧在家,打仗时也会险象环生。这则远近悉知,父老相传的久远故事的主人,就是乳名宽一的男孩,也就是本书的传主——曾国藩。

曾国藩出生于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农历十月十一日亥时。

出生地是湖南长沙府湘乡县兴乐乡荷塘二十四都大界里白杨坪。

小宽一的出生,不仅寄托着曾祖父曾竟希的希望,也让他的祖父曾玉屏喜不自禁。曾玉屏号星冈,生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次子早卒,三子骥云未曾生育。

在曾氏家族血脉相传中,曾玉屏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无论是早年求学交友,还是以后几十年仕宦生涯,在曾国藩身上,似乎都可以印证“隔代遗传”的“基因密码”。

曾水清先生所绘曾文正公像



曾国藩画像

中国古代有“经师”与“人师”之别，前者能传授思想、理论、观点，后者则通过身体力行而影响人。在曾国藩看来，他的祖父更像是位“经师”，他评价祖父并“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其型于家、式于乡邑者，又率依乎中道，无峻绝可惊之行。独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训来叶者。”“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林。”直到曾国藩兄弟后来建立一番“功业”，加官晋爵，乃至位极人臣时，那些当年见过他祖父的老年人都说曾国藩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其风采亦可想已。”（曾国藩《大界墓表》）

曾国藩如此推崇的祖父，究竟在哪些方面对他有大的影响呢？概括而言有三个，一是做事有恒，二是坚毅品格，三是粗定家规。据曾国藩记述，曾玉屏少时秉受家训，勤奋好学，但长大后由于家境稍微宽裕，便沾染上不少坏习气。他有书不读，沉湎于嬉戏游玩，经常骑着马到湘潭街上，与那些纨绔子弟混在一起。因此家族长辈都讥笑他轻浮浅薄，恐怕今后会把家业败掉。曾玉屏听到这些指责与预言，深感不安。

湘潭是湘中著名的都会，南宋以来一直作为县城所在地。它地处湘江中游，舟楫所至，四季通航。明代诗人周圣权在《题万楼》中歌咏道：

岸花明媚接芳洲，三月江风送客愁。
台阁初成延胜迹，山川有待识名流。
野烟窈窕村中树，帆影参差槛外舟。
清绝潇湘春唱和，竞将韵事一齐收。

清人张九铤在《昭山》中亦写道：

西风一片写清秋，两浆飞随贴水鸥。
摇到湘头望湘尾，昭山断处白云浮。

湘潭的秀美山川可以从诗中想见。

从湘乡到湘潭仅百里路程，如果跃马扬鞭，就更为方便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一个人的名声比他所具有的各种“本事”都重要得多。长者的讥讽刺中了曾玉屏的心，他真的不希望曾氏家族多少代人的努力毁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反思自责，将马卖掉，徒步而归。从此以后，每天东方未晓就起床来到农田，一生如此，再没有懒惰过。这就是曾门家训中的



“早”字诀。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自责”后的曾玉屏简直像变了个人。湘乡地处丘陵地带，全县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是凹凸不平的山丘。在这块土地上，除了靠天吃饭外，还必须用勤劳的双手。曾玉屏像“愚公”一样，开始了在山丘上造梯田的尝试。其艰难的过程真可以感动上苍。曾国藩后来回忆说：三十五岁那年，祖父在高峒山下盖了一间简陋的小茅屋。那儿的梯田坡陡高峻，田块的面积小得简直和瓦片一样。他开凿石山，开垦荒地，将十几块小田块连接成一片大田地。他夜晚亲自放水，听虫鸣鸟叫以知节气，观察禾苗上露水的情况以为乐事。他还种了半畦蔬菜，每天早晨亲自去除草，傍晚又叫佣工去施肥，走进屋内喂猪，出得屋来养鱼，总是忙个不停。

从辛勤的耕耘中，曾玉屏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凡是自己亲手耕种收获的粮食、蔬菜，吃起来味道特别鲜嫩肥美；凡是自己历尽辛苦得到的，享用起来也特别的心安理得。勤劳磨炼了曾玉屏，曾玉屏也从中得到了大自然的回报。当他把鳞甲一样的小山丘改造成阡陌相连的田地时，乡里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始则怀疑，继之赞服，后来都竖起了大拇指，而村中乡邻有什么难以决断之事，也都找他来排解。



曾国藩故居

在早年不发达的农村，重男轻女现象十分普遍。如果一户人家膝下无男，往往被人看不起。因此，长孙曾国藩的出生，预示着曾家后继有人，也预示着这个家族有不可限量的前途。曾玉屏更感到责任的重大。他回想起自己的先人自从元朝、明朝时就住在湖南衡阳之庙山，几百年间都没有立宗祠，便与宗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商措，建立了祠堂，于每年十月举行祭祀。又与家族中人商量，另外立一祀典，每年三月举行，祭祀光大曾门的曾元吉。

曾玉屏还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后辈：“世间一般人消灾求福，往往祈于神灵，这是不可取的。其实能够降福保佑自己的，莫过于自己的祖先。因此，我每年设祭，特别重视生我养我的祖先，而对其他的祭祀，则不很重视。我们曾家，后世即使贫穷了，但礼教不可毁坏；子孙虽然愚笨，但家祭不可从简。”这些后来对曾国藩有很大影响。

曾玉屏早年失学，成年后深以没有文化为耻。因此既令子孙拜名士为师，自己也喜欢交结文人，常邀请他们来家作客。他对那些品格端方，老成稳重的人从不怠慢，对一般的亲戚朋友也热情接待。对落魄了的穷亲戚，更是款待隆重，唯恐不周。至于那些装神弄鬼的巫婆神汉、道士和尚、看风水、算命看相之辈，他则避之惟恐不及。

每当乡里邻居、朋友亲戚遇有婚丧嫁娶之事，曾玉屏从不委派晚辈去应付，而是亲自登堂，郑重其事。若有亲友财力缺乏，不能办事，曾玉屏就拿出积蓄资助。邻里间若发生争吵诉讼，也出面居间调停。对于那些特别横蛮不讲道理的人，则严厉诃责，更多场合都是曾玉屏摆桌酒菜，在桌面上化解矛盾。久而久之，曾家在白杨坪远近数十里，也就颇有声望了。曾玉屏说：所谓正人君子，若是在民间做普通布衣百姓，则要排解一方之难；若是在朝廷当政为官，则要安定社会、平息动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可见，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曾玉屏都化为实用的锦囊。

曾玉屏治家极严，一家大小，包括大他七岁的妻子王氏在内，见了他莫不屏神敛气。曾国藩的祖母平时“虔事夫子，卑拙已甚，时逢愠怒，则竦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低辈分的曾家人更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对于曾国藩的父亲麟书、叔父骥云兄弟，曾玉屏管教尤为严厉，“往往稠人广坐，壮声诃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嗃嗃（音赫，严酷的样子），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而曾麟书对父亲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蹶蹶（音促急，恭敬的样子，局促不安）徐进，愉色如初”。（《台洲墓表》）

晚年的曾玉屏并不以家中出了大官而稍有怠惰。道光十八年（1838）底，曾国藩点了翰林后请假抵家，在“宰相无不出翰林”的清代，预示着曾家将会更发达。故此，亲友踵门而贺，曾家治酒款客，大宴多日。



客人散去，星冈公对儿子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旧。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从此以后，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十余载，不知有家累。

对一个人成长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中，排在第一的是家庭，其次是环境，第三是教育。曾玉屏之所以告诫主持一家之事的曾麟书要“毋失其旧”，即不要因为个人升发而忘了全家人安身立命之本，在“一人得道”的时代，确实是有独到眼光的。考察曾国藩在京师为官多年，日记及家书中常有拮据之虞，但守住当官的底线——清廉，与家中不牵累有很大关系。反观许多贫寒子弟，负笈请学，满怀志向，一旦手握权柄，便“顿改其所为”（康熙语）。

曾玉屏还一直坚持种菜、拾粪，不丢“勤俭”二字。是年十月，曾国藩进京散馆。离家时，侍祖父曾星冈于阶前。请求祖父训导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曾玉屏没有千叮咛，万嘱咐，而是“要言不繁”，却对曾国藩的一生都有影响。他经常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

曾玉屏还有一句座右铭式的话：“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讲的是做人处事都要把握分寸，留条后路。这些话，后来都成为曾国藩做人的格言。可以说，祖父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都对年青的曾国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言：“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道光二十六年，祖父患偏瘫之病。在京做官的曾国藩十分牵挂。二十九年夏，祖父的病情加重。曾国藩几次给父亲写信，希望回家探望。十月初四日曾玉屏去世，曾国藩得信后坚请回乡，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祖父生前爱尔特甚，希望你报效国家。并说：大抵骨肉之情，隐相感通，家门将有大故，游子在外，其心先即不安，是亦预为忧思之兆也。

二 孝闻乡里的父亲

曾国藩曾为父亲写有《台洲墓表》以彰其德,现存的他们父子之间的通信也很多。在为父亲写的墓志中,曾国藩称其“少长至冠,未离亲侧,读书识字,皆我君口授。自窃禄登朝,去乡十有四年。逮待罪戎行,违晨昏者又五年。”曾麟书去世时,曾国藩是四十七岁,在这大半生的时间里,二十八年是在父亲的督教下度过的,可以说,父亲为他铺就了一条走向学而优则仕的金色之路。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有“慈母严父”的说法。但曾国藩父母的性格及家庭角色却似有不同。

湘乡大界曾氏自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起,虽然各代都有读书人,但都没有考取功名,因此只能“累世业农”。曾玉屏成家立业后,深以“不学为耻”。但支撑偌大一个家庭,使他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上,蟾宫折桂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长子曾麟书身上。

曾麟书号竹亭,乾隆五十五年(1790)生。他深知父亲的苦心,因此早年即积苦向学。但因天性“钝拙”,一连参加十六次童子试都榜上无名。眼见功名无望,便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近不惑的曾麟书仍未考中秀才,于是在家乡开了私塾,取《周易·乾卦》“利见大人”之义,名其馆为“利见斋”,冀望跟随他读书的学生将来都有出息。当时年仅七岁的曾国藩也开始随父课读。自此八年间未曾离开父亲的身边。

在封建时代,要想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而农家子弟,生活都难以为继,能整日端着书本,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到《大学》、《论语》一本接一本读下去,是需要良好家庭条件的,起码也要衣食无忧。曾家到曾玉屏时,也只能算过得下去,谈不上富裕。从曾玉屏晚年还要亲自下田劳作看,曾家走的是“以耕养读”的路子。就是说,家庭条件虽不算优裕,但由于长辈重视,因此一代又一代总不乏读书人。



然而,由学到优再到仕这是一条异常漫长的路,往往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对于未能“仕”的人而言,最多的出路是开个私塾。开私塾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以招收宗族子弟为主,二是招收他姓子弟。前一种带有族内“公益”性质,收入不是来自生徒交纳的学费,而由族内专项经费支出。后一种属于“营利”性质,但收费高低,一则看教书先生的名望大小,二则看生徒的家境状况。曾麟书开的私塾则是属于前一种。

曾国藩五岁开始读书,以陈雁门老先生作为问字之师,所学即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相当于学前教育。入塾读书,父亲郑重其事,反复推敲,并经祖父核准,为小宽一取名子城,字伯涵。“城”者,国也。用的是《诗经·瞻卬》“哲夫成城”的典故,又有“公侯于城”的语义,《左传》有“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干城”之语,希望宽一有朝一日,能成为捍卫国家的栋梁。“涵”,是浸润、包含、包容、广大之义,要做国家栋梁,胸襟必须开阔,学养必须浸润、深广。苏轼有“天复群生,海涵万族”之名句。“涵”是对“城”的呼应。因宽一是曾家下辈人之长,故在“涵”字前加“伯”,字伯涵。可见曾家对小宽一的期许之高。

此后,曾国藩开始系统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父亲的角色本来就是多重的,曾麟书可以说是曾国藩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老师。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有一股韧劲儿,那便是不厌其烦,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父子俩睡在床上,走在路上,曾麟书随感而发,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曾麟书是久经科场的人,多次科场不售的阅历使他认识到,一曝十寒对读书人是最大的危害,因此他把培养曾国藩的自觉阅读兴趣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教育内容。每天都为小宽一安排固定时间读书,并且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

少年的曾国藩虽不属聪明一类,但有父亲的督教,加之个人的勤奋,从父亲习学二年,就读完了儒家经典入门书——《五经》。从十岁起,开始试作八股文,为考功名做准备。曾麟书认真督教,在取得同族人的信任后,又设馆同族家塾——锡麟斋,希望曾氏家族能多出几个像麒麟一样,满身披桂的人物。当然,更多更现实的希望还是寄托在曾国藩身上。曾国藩在此受教《周礼》、《仪礼》及《史记》、《昭明文选》等。